

UIEDEHEISHOU
EILONGJIANGRENMINCHUBANSHE



罪恶的 黑手

[日]森村诚一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罪恶的黑手

【日】森村诚一 著

王琳德 译

责任编辑：沈海滨

封面设计：李 欣

罪恶的黑手

Zuie De Heishou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王琳德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8 8/16 • 插页 2

字数：160,000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2,520

ISBN 7-207-00616-0/I·107 定价：2.85元

目 录

失 恋 “之 后”	1
吸 血 的 蚂 蟥	25
连锁性的寄生	50
罪恶的方程式	82
被迫的遗弃	111
罪恶的重演	137
鬼 使 神 差	153
呼唤出来的证物	174
婆 靡 的 故 乡	195
发狂的美容术	222
罪 恶 的 星 座	251

失恋“之后”

1

二宫加代子来到上野火车站。她并没有固定的去向，只打算往北走。准备在上野车站随便乘上一趟火车，在自己觉得合意的地方下车。车票就买到二、三百公里的地点。如果到了那里还不合意，就再往前去。

她早就向往着这样的旅行。现在正是做这样旅行的最适宜的时机。

“随便搭上一趟时间合适的火车，任凭火车把自己载到什么地方，就在那里下车，住到明天。在度日当中静等新的命运向自己袭来。当然，旅费并不充足。”^①

她大半是受了每次外出旅行时必携带的夏目漱石的小说《之后》中感伤的影响，对旅行的诱惑总是抱着浪漫的幻想。不过，现在的加代子的心中，并没有那样幼稚而缥缈的憧憬。

① 这是夏目漱石的小说《之后》中开头的一段话。

她只是一味地想要摆脱自己的日常生活。尽管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暂时逃避现实的做法，但还是想到陌生的土地上，把这伤得支离破碎的心身，置于忘却的空气中去晾晒一下。

她想把自己的身子沉浸到陆地、海洋和天空的一切壮观的风景之中，暂时变得象那些景色一样地虚无空泛，所以她觉得去北方是最合适的了。

心情虽然感到空虚，可是旅费却很充足。在一路上的大饭店或旅馆里住上半个月是足够的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她与《之后》里的主人公代助是不同的。不过她是单身女子一人出外旅行，这也是不得已的。

在旅行提包里只放着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、化妆用品和必备的几样东西。虽然还带着几本文库本的书，恐怕也没有机会去读它们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把《之后》这一本拿出来放在手头上。

在此之前她也常常外出旅行，但是只身一人出来，却是头一次。过去总是同他结伴一同出来。

昨晚，当她往旅行提包里放置旅行用具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地把那“常备之物”放入的一刹那，心里忽然一震。

“是啊，这东西已经不需要了……”

她发觉了，就把那东西取了出来。这时候，失去了他的现实又一次紧紧地压迫着加代子的心胸。

每当她与他外出旅行的前夜，内心总是感到不安，带着几分羞躁，将那东西藏到旅行提包的底层。现在，那东西已经再没有用处了。

在旅行提包的底层再不放置那东西，就充分地说明了为

了抛弃那次恋爱的残骸而做的这次旅行的性质。

置身于上野车站混杂的人群中的二宫加代子，看了看挂在长途列车剪票口上面的列车发车时刻表。

映入眼帘的是开往青森、山形、秋田、仙台等方面去的车次。加代子只好买了去仙台的车票。因为她觉得如果买到更远的地方去，就会限制自己选择去向。

一列开往仙台的快车已经进了站，停车时间为二十分钟。车厢里面很空，因为这是旅游淡季的一个平常日子，而且正是上下够不着的时间。

加代子在有四个位子的包厢里，占据了靠窗的座位，先松了一口气。这如果是在旅游旺季的周末，那可就要受不住了。背朝那些欢快的旅客，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踏上旅途去寻找恋爱的墓地，那该是多么凄凉的景象啊。

“爱上了一个有妻室的男人，自己是多么愚蠢，况且对方比自己大二十岁。”

加代子失去那男人之后，好象胸中突然裂开一个深深的空洞，内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。

从一开始她就明白，那是一桩不会结出果实的恋情。对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既有家庭，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如果为了加代子的爱，而将一切都豁出去，那他的负担就过重了。

为了新的爱而将已经背在身上的人生的重担抛掉，是办不到的。这就是那男人的说法。结局是那个男人不肯拿既得的一切去换取她。尽管用了各种各样的口实，归根结底，这是一名中年男子为了自己贪婪的欲望而不花费任何代价，用

一位年轻而鲜嫩的女子的身躯来满足自己罢了。

这也是一开始就知道的。明明知道，却还是被肉感的火焰将女子身上蕴藏着的油罐点燃了。

当发觉了的时候，火势已经很旺，无法去改变了。

两个人把理性、将来、身分都置于脑后，沉浸于相互之中。爱情不是伦理。无果之爱的结局，真正受到损伤的，一定是女人。这一点加代子尽管很清楚，但还是任凭情欲之火贪婪地烧着自己的肉体。那火焰恐怕在把她的身心烧得支离破碎之前，是不会熄灭的。

加代子的身上还残留着很多情欲的燃料。

虽然她被那男人点燃了心中的火，仿佛埋藏在地下的无穷尽的油田从长眠中苏醒，可是那男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却渐渐察觉出危险。那本能所发出的迟延了的警戒信号，给这个中年人贪婪的欲望刹了车。并由于暂且满足了他的欲望，也使得这男人举棋不定起来。因瞒着妻子而偷偷挤出约会需用的开销，也使之在经济上拮据起来。

那男人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机会，如果现在分手，加代子的年龄完全可以再寻找一个新的搭档。如果这个新的伙伴对她以前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的话，那么她便可以利用通常“在职妇女”的年轻和美貌来稳住对方。

总而言之，那男人把加代子身上最美味的部分悄悄地吮吸掉之后，又用新的包装纸将伤口掩饰起来，然后再转手推给无知而善良的男人。

如果继续贪婪地将猎物的美肉吞食下去，就会变成毕生要背起来的包袱。这样一来，无论用多少包装纸去掩饰，也

不会找到接手的主顾了。

“你仔细想一想，等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，我就六十了。”
那男人想说服她。

“这是开头就想到的呀。无论到了多大岁数，年龄差别也不会缩短的嘛。”加代子轻蔑地一笑说。

“我不是说年龄差的事，而是说我上了年纪的事。现在倒还可以，可是到了那时候你还风韵犹存，而我已经衰老了……”

“哼，净说这种事。咱们在一起，也不只是性的生活。”

“当然不只是为了性的生活。可是当我年老之后，断了收入的情况也不能不考虑。那时我就无法对你负起责任了。”

“你是说现在你负着责任吗？”

“要是这么说，那就不必隐讳，我是为你的将来着想而说的。”

“那我明白了，总之是说我成了你的负担。”

“不是！”

那男人虽然当真生气，并加以否认，可越是生气，就越暴露出被人说中了的本意。

加代子也感到她窥见了那男人的真面目。其实，他的真面目是早已清楚的，只不过她是佯作不知而已。

她虽然相信自己把身心都捧给这个人而毫不后悔，但是恋情之火赖以燃烧的燃料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。油田的藏量无论怎样丰富，也总要耗尽的。等到真的燃尽的时候，就太迟了。

当男人利己主义的祭坛上的供灯里的燃油耗尽之后，怕

是再不会有人为自己点上灯火了。

由于那男人算计起来，加代子也考虑明白了。如果要分手，真的是现在最合适不过了。于是他们便分离了。那男人以松了一口气的心情离去了。那是一个把重担卸下来的人所露出的表情。

加代子也松了一口气。终于给这支付出代价的恋曲打上了休止符。然而要从这里开始新的未来，还须花费些时日。

虽然那是作为那男人利己主义的饵食而被吃掉的爱，但是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中，两颗心已经渐渐溶合，而如今又生拉硬拽地把它扯开，所以还是肉裂血流。

此时，不来治愈这伤口是不行了。于是加代子便踏上了这条旅途。

2

发车的时刻快到了，旅客也多了起来。各个包厢已经大体上坐满了，可是只有加代子这里，只她一个人占着四个人的包厢。因为男旅客多，所以好象对这样一位年轻女子占据着的位置，都有点儿敬而远之。但他们心里很想过来，所以在远处打量着。

“这里，可以坐吗？”

一个男人的影子突然出现在她眼前，直线式的声音传到她的耳朵里。正在郁闷不乐的她，把视线移过去，看见一个身穿西装、三十岁上下的男子。虽然别处还有空位置，他却毫

不犹豫地向加代子身旁走过来。

“请吧。”加代子毫无表情地回答说。她既无理由拒绝，也无拒绝的权利。那男子轻轻施个礼，坐到加代子的斜对面。

约摸有八成的乘车率的时候，列车就开动了。那男子把公文提箱放到编网货架上之后，便开始读起随身带来的杂志。加代子对这个陌生乘客的一点点好奇心，立刻就消失了，她把眼睛移向窗外，看着移动着的景色。

他们坐的包厢里，再也没有人进来。或许因为看起来象是一对情侣，所以刚上车的旅客都回避着。此外，即使不特意为了躲开他们，车上也还闲着很多空席位。在上野车站上来八成的旅客，每停一次车也只是有减无增。

那男子大概读杂志读得腻烦了，把身子靠到靠背上打起盹来。虽然在上野车站直奔她旁边的坐位而来，但作为陌生的同路人的界线却依然坚守着。

这对她来说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当她处于目前这种心境的时候，如果被旅途中无聊的人缠住，那可受不了。窗外的风景移动着，向远处延伸。与它们一起，自己身体里的爱情的残液，也在向外流淌着。

加代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昏昏沉沉地睡过去。当她在车外的嘈杂声惊醒时，列车正停在一个相当大的车站上。加代子觉得有些口渴，急忙跑到车门口，向卖快餐的站上售货员打听有没有茶水。那人回答说随后就来。

可是卖茶水的到来之前，列车就启动了。一看表，再过一小时就到终点站了。她想，反正再忍耐一会儿就行了，便走回自己的坐位上去。这时她发现对面的男子已经不见了。

“大概是在这站下车了吧？”她一边想着，一边抬头一看，那公文手提箱仍然还在网架上。

当列车已经驶过整个站台的时候，那男子手捧着三明治和茶水回到了车厢。还是男人的动作快，大概是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才猛然间冲到卖茶水和站台卖快餐的地方买回来的。

那男子回到坐位上，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若是不嫌弃，请喝这茶吧。”

因为很突然，加代子吃了一惊。

“实在是失敬。我还有一份，如果您能用这茶，我会很高兴。”

男子确实买来两份茶水。

“不行，这太过意不去了。”

因为他说到自己还有一份，那么另外一份显然起初就是为加代子买的。她觉得太不好意思。

“不过，如果不嫌弃，就请用吧。”

“哪里话。”

热茶的芳香已经在鼻子跟前飘动。干渴的喉咙里有些发痒。

“那么请不要客气，我是特意买了两份的。”

男子的话语里具有某种胶着力。但是，却完全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加代子终于接受了对方的好意。虽然觉得应当付给人家茶钱，但是如果那样做反而显得造作，所以就克制着。

热茶沁入干渴的喉咙，象是溶进血管一样香甜。

啊，真好喝！她咕嘟咕嘟地喝下去。

“如果您愿意，请把这一份也用了吧。”

因为加代子喝得过于香甜，那男子便笑着把另一个盛茶的器皿也递了过来。

“不，那怎么行，这已经足够了。”

加代子急忙推辞了。她终于镇静下来，重新打量了一下对方。虽然从上野火车站就坐在一起，但是只当作过往的旅客，也没特别加以注意，所以连面孔也未仔细看过。

那人三十岁上下，瘦长的脸庞，肤色白皙，是个职员风度的人。一张敦厚平凡的面孔，给对方一种放心的感觉。身上的穿着也很雅素。

“啊，忘记通报姓名了，我是菱田和也，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。”

可能是他发觉加代子的视线中注意的程度增加了，所以才做了自我介绍。

“唉呀，彼此彼此，我是二宫加代子，是职员，请多关照。”

加代子急忙报了姓名。

一杯茶水拆除了横在两人之间的栅栏。他们不再是互不相识的旅客了。菱田和也谨慎地说，他是因为工作有点儿不顺利，为了抓一抓打开局面的思路，所以随便出来蹒跚一下。

“您的工作很难做呀。”加代子插话说。

“说难，也真难做，不过不象一般职员要坐在固定的办公室里那么板身子，所以对我这样散漫的人，倒很合适。至少可有以工作为借口外出旅行的好处。可是您呢？二宫小姐，到这边来也是因公吗？”菱田毫不在意地随便问道。

“不，是利用休假出来消遣。”

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子，难道可以说出自己是为了埋葬恋爱的残骸而出来旅行的吗？

“年轻女性的单人旅行是够浪漫的啊。”

“一个人出门不用操心，挺好的。”

“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，常常就这么随便上路。夏目漱石的小说《之后》里面就是这样写着的。——随便搭上一趟时间合适的火车，任凭火车把自己载到什么地方，就在那里下车，住到明天……。”

“啊！”加代子吃惊地叫出了声。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“那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。接下去是——在度日当中静等着新的命运向自己袭来——我正是想要做那样的旅行才出来的。”

“怎么，您也读过吗？”然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背诵道：“当然，旅费并不充足……。”

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于是彼此之间更加亲近了。

“今天您打算坐到什么地方下车呢？”菱田已经毫不忌讳地问起来。

“反正车票已经买到了仙台，也没有什么预定的目的，随

旅行。”

“那么您是想在仙台住下了。”

“恐怕得那么办了。”

“在仙台住的地方预定了吗？”

“不，还没有。”

“唉呀，那可不行。虽然是任凭火车拉到什么地方都行的旅行，可因为是女性的单身旅行，如果不把住的地方定好，那是危险的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加代子突然觉得心中无底。单人出来旅行，这还是头一次。在此之前，总是与那个他相伴，只消跟在他后面走就行了。

如果到了终点站，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被搁置在那里怎么办？

“请问，如果临时去找，找不到住的地方吗？”

“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，所以我想会空一些。不过旅馆和饭店什么的，对于单身的女旅客是比较注意的，何况事先也没有预订房间……”

“这可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”

现在已经顾不上什么爱情残骸的掩埋地了，先得寻个今晚落脚的地方。这种女子的感伤旅行，在恐惧的心情面前立刻就退缩了。

“只要您方便，我介绍您到我订宿的地方好吗？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很高级的旅馆，可是环境非常安静。”

“如果能得到您帮忙，那就有救了。”

加代子终于连住宿的事都不得不求助于这位刚刚相识的

男子了。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什么警觉。这大概是由于对方的人品显得不错的缘故。

今夜的住处已定，加代子就放了心。菱田仿佛看准了她的心情松弛下来，就乘隙发问道：

“不客气地问您一下，您的工作性质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她稍微犹豫了一下。

“不，请不要说出来，我来猜猜看。”

“您真的能猜出来？”

“不过，您得给点儿提示才行。先按农林渔业、矿业、商业服务业三大类划分的话，应属于那一类呢？”

“包括在第三类的商业服务业里面。”

加代子终于被菱田巧妙的诱导欺骗了。

“就是说，是第三产业的。那么是不是包括在商社、贸易会社、银行、航空公司、旅馆、百货公司、病院这些之中？”

“包括。”

“那就渐渐接近了。首先，跟旅馆无关吧。如果是旅馆，那么预定住宿的地方不是手到擒来吗？航空公司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掉。”

“我真吃惊了。”

“其次，从感觉来说，怎么也不象是医院性质的。如果是护士的话，多少也要有些药味。我的鼻子是很灵的。”

“真可怕啊。”

“这么一来，只剩下商事、贸易、银行三类了。”

“已经猜到了吗？”

“是旅行！”

“猜对了！”

“从一开始不知为什么就感觉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种直觉。”

谈话之中，周围的人开始骚动了。大概是快到终点站了。

3

菱田介绍去的住宿地点是一个位于郊外的一家小巧而舒适的旅馆。正象他说的那样，环境清静，虽不豪华，但所有设施的各个角落都非常清洁。

菱田为加代子租好了房间，便爽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居室。他的风度是够潇洒的。加代子想，既然帮助安排了住宿，那么一同吃顿饭也该是可以的。然而菱田却避开了，所以她反倒感到有点儿沮丧。

她进到房间里洗过澡，刚刚喘口气，菱田就打来电话。

“刚才没来得及问您，明天有什么打算吗？”他在电话里踌躇不安地问。

“不，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。”

“那么，我是打算到松岛方面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想邀请您一同前往。”

“不过，我怕到那里又给您添麻烦。”